



20 Shi Ji
Zhong Guo Ming Jia
San Wen 200 Pian

林非 主编

20世纪中国 名家散文200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名家散文 200 篇

(上册)

主 编 林 非
编 委 萧 立 李晓虹 倪邦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目 录

孟德斯鸠传.....	严 复 (1)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4)
革命军序	章太炎 (6)
吃人与礼教	吴 虞 (8)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13)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秋 瑾 (19)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22)
纪念刘和珍君	鲁 迅 (24)
鸟声	周作人 (29)
钢铁假山	夏丏尊 (31)
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	柳亚子 (34)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钱玄同 (37)
五峰游记.....	李大钊 (40)
《龙山梦痕》序	陈望道 (43)
“作揖主义”	刘半农 (47)
我的母亲	胡 适 (51)
不除庭草斋夫谈荟.....	陶行知 (56)
小品六章.....	郭沫若 (59)
落花生.....	许地山 (63)
运河与扬子江	陈衡哲 (65)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圣陶 (67)
红叶.....	孙伏园 (69)

赏菊狮子林	周瘦鹃 (72)
论小品文笔调	林语堂 (75)
威尼斯	邹韬奋 (79)
白杨礼赞	茅盾 (83)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86)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93)
行路难	陈西滢 (102)
漫论郁达夫	刘海粟 (105)
烈风雷雨	王统照 (114)
月下的回忆	庐隐 (116)
花园底一角	许钦文 (120)
忆当年, 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125)
琅琊山游记	方令孺 (130)
海燕	郑振铎 (144)
背影	朱自清 (147)
归航 (节选)	孙福熙 (150)
最后一天	许广平 (154)
山中避雨	丰子恺 (159)
饿乡纪程·绪言	瞿秋白 (162)
五四断想	闻一多 (165)
秃的梧桐	苏雪林 (167)
清贫	方志敏 (169)
想北平	老舍 (171)
笑	冰心 (174)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176)
清音	冯沅君 (181)
夜航小引	阿英 (186)
旧家的火葬	夏衍 (188)

节操	曹聚仁 (192)
纪念碑 (节选)	蒋光慈 (194)
故乡的杨梅	鲁彦 (200)
说笋之类	王任叔 (204)
萤火虫	贾祖璋 (209)
山阴道上	徐蔚南 (213)
箱子岩	沈从文 (215)
槐园梦忆 (节选)	梁实秋 (221)
人彘	台静农 (227)
太湖游记	钟敬文 (233)
残酷与麻木	冯雪峰 (238)
说穷	钱歌川 (240)
我若为王	聂绀弩 (244)
救火队	梁遇春 (247)
巴东三峡	刘大杰 (255)
诗人应该歌颂您	丁玲 (260)
《庐隐传》题记	沙汀 (263)
山中牧歌	艾芜 (265)
怀念萧珊	巴金 (273)
江行的晨暮	朱湘 (286)
读书与生活	李霁野 (288)
登富士山	凌叔华 (294)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304)
镰仓海滨的黄昏	刘思慕 (311)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 (314)
博士之家	臧克家 (318)
指甲	叶灵凤 (321)
巴黎的书摊	戴望舒 (323)

论老年	施蛰存 (329)
茅店塾师	蹇先艾 (336)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341)
北海浴日	陈学昭 (346)
爱晚亭	谢冰莹 (349)
扇子崖	李广田 (352)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萧 (359)
流民	缪崇群 (363)
笈 (三)	陆晶清 (367)
大连丸上	萧 军 (371)
《赵树理文集》序	周 扬 (376)
忆金镜	陈白尘 (378)
黄河	周立波 (385)
竹刀	陆 蠡 (389)
柴	吴组缃 (395)
傅雷家书 (节选)	傅 雷 (405)
桐庐行	柯 灵 (409)
鹰之歌	丽 尼 (413)
造车的人	靳 以 (416)

严 复

严复(1854—1921),福建闽侯人,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翻译家,介绍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开一代学风,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影响甚大。著有《瘠壘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译著《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孟德斯鸠传^①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几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祿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土仅中资,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悁,虽值佛逆,得开卷时许,如回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

① 严复所译的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法意》(L' Esprit des Lois),共七册,1904年至1909年(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三册出版于1904年。此转载第一册卷首,原题为《孟德斯鸠列传》,《严几道诗文钞》改为此题。

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享之。先是其季父入货，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髻，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蚤，年方二十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刻目，通国为欢，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今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逾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法，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缛修，穷昼夜矻矻，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瞩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循其前因，

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纾。海罗怀纾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祿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诽毁，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夏〔殷〕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参加和推进了“五四”启蒙运动，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影响甚大。著有《石头记索隐》、《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和《中国伦理学史》等。

洪水与猛兽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利无害的。孟氏

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学者，其论著曾风靡一时，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革命军序^①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是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参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它，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① 邹容《革命军》，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主张推翻清朝政府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瞶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一，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瞶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吴 虞

吴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学者，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产生过很大影响。著有《吴虞文录》等。

吃人与礼教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现在试举几个例来证明他的说法：

（一）《左传》：僖公九年，“周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这是记襄王祭文王、武王之后，拿祭肉分给齐侯。说，“齐侯年老，可以不必下拜，讲君臣的礼节。”齐侯听得襄王如此分付，便同管子商量。管子答道，

“照着襄王分付的话做去，不行旧礼，便成了为君不君，为臣不臣，那就是大乱的根本了。”（《齐语》）于是齐侯出去见客，便说道：“天子如天，监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不敢不拜。”据这样看来，齐侯是很讲礼教的。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就是关于小小的一块祭肉，也不能苟且。讲礼教的人到这步田地，也就尽够了。就是如今刻《近思录》、《传习录》的老先生讲起礼教来，未必有这样的认真；不愧为五霸之首了！然而我又考《韩非子》说道：“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管子说道：“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戴子高《管子校正治要》：“首子”作“子首”，《韩子·难篇》同，今本误倒。）你看齐侯一面讲礼教，尊周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葵丘大会说了多少“诛不孝，无以妾为妻，敬老慈幼”等等道德仁义的门面话；却是他不但不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个人，而且是一位吃人肉的。岂不是怪事！好像如今讲礼学的人，家中淫盗都有，他反骂家庭不应该讲改革。表里相差，未免太远。然而他们这类人，在历史上，在社会上，都占了好位置，得了好名誉去了。所以奖励得历史上和社会上表面讲礼教，内容吃人肉的，一天比一天越发多了。

（二）就是汉高帝。《汉书》：高帝二年，“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高帝虽是大流氓出身，但他这样举动，是确守名教纲常，最重礼教的了。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孔二先生背时多年，自高帝用太牢加礼以后，后世祀孔的典礼，便成了极重大的定例。武帝以后，用他传下这个方法，越发尊崇孔学，罢黜百家，儒教遂统一中国。这崇儒尊孔的发起人，是要推高帝；儒教在中国专制了二千多年，也要推高帝为首功了。班固又恭维高帝道：“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

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据这样看来，汉高帝哭义帝，斩丁公，他把名教纲常看得非常重要。他晓得三纲之中，君臣一纲，关系自己的利害尤其吃紧，所以见得孔二先生说“君臣之义不可废”的话，他就立刻把从前未做皇帝时候“溺儒冠”的脾气改过，赶忙拿太牢去祀孔子，好借孔子种种尊君卑臣的说法来做护身符。他又制造许多律令礼仪来维持辅助，以期贯彻他那些名教纲常的主张。果然就传了四百年天下，骗了个“高皇帝”的尊号，史臣居然也就赞美他得天统了。却是我读《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汉王这样办法，幸而有位项伯在旁营救，说是“为天下者不顾家”，——就是说想得天下做皇帝的人，本来就不顾他老爹死活的。项王幸亏听了他的话，未杀太公。假如杀了，分一杯羹给汉王，那汉王岂不是以吃他老爹的肉为“幸”吗？又读《史记·黥布列传》，说：“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这也可见当时以人为醢，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遍给诸侯，尝尝人肉的滋味。怪不得《左传》记“析骸易子而食”；曾国藩日记载“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钱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原来我们中国吃人肉的风气，都是霸主之首开国之君提倡下来的。你看高帝一面讲礼教，一面尊孔子，一面吃人肉，这类崇儒重道的礼教家，可怕不可怕呢！后来太公得上尊号做“太上皇”，没有弄到锅里去成了羹汤，真算是意外的侥幸呀！

（三）就是臧洪、张巡辈了。考《后汉书·臧洪传》：“洪，中平末，弃职还家，太守张超请他做郡功曹。后来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从袁绍请兵，袁绍不听，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洪

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臧洪不过做张超的功曹，张超也不过是臧洪的郡将，就在三纲的道理说起来，也没有该死的名义。便有知己之感，也止可自己慷慨捐躯，以死报知己，就完事了。怎么自己想做义士，想身传图像，名垂后世，却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杀死爱妾，以享兵将，把人当成狗屠呢？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许他为“壮烈”，同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自臧洪留下这个榜样，后来有个张巡，也去摹仿他那篇文章：考《唐书·忠义传》载：“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飧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许远亦杀奴童以哺士卒。”（《新书》）臧洪杀妾，兵将都流涕，不能仰视。张巡杀妾，军士都不忍食。可见越是自命忠义的人，那吃人的胆子越大。臧洪、张巡被礼教驱迫，至于忠于一个郡将，保守一座城池，便闹到杀人吃人都不顾，甚至吃人上二三万口。仅仅他们一二人对郡将，对于君主，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

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诈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